

## 從稻穀到桑田的演化

### ——論何乃健散文的稻田主題\*

江劍聰\*\*

**摘要：**從一九七〇年代的《那年的草色》迄至二〇〇七年的《讓生命舒展如樹》，可以發現何乃健三十年書寫不輟的主題均圍繞在廣袤的田野世界。何氏藉由縱橫阡陌發生的一切來寄寓人生百態，時而直抒胸臆，時而針砭時弊，透過對稻田的觀察和生命經驗所得來傳達民胞物與、物我同一的自然倫理觀。本文即主要探討何乃健散文的稻田書寫，共分為幾個部分：一、討論《那年的草色》所描寫的稻穀，舉出何乃健早期文字所展現的天人合一色彩；二、九〇年代的佛教散文，其稻田書寫融合了科學的實證精神和佛教哲理；三、論述稻田與中華文化的緊密關係，表達作者的歷史觀念和體察；四、綠色革命給予何乃健的啟示。何乃健早期的散文體現出文字與思想並重，進入後期的散文創作，其說理成分則明顯轉濃，此後的散文俱以思想取勝，而文字技藝則趨向平淡。

**關鍵詞：**何乃健，稻田，自然寫作，綠色革命

---

\* 收件日期：2019/05/16；修改日期：2019/08/17；接受日期：2019/08/25

本文曾於日本東京立教大學舉辦之「百年風華：華文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碩士班場次上宣讀。講評人陳大為教授嘗對本文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及修改建議，在此致謝。又，本文撰寫期間曾獲鍾怡雯教授指導，及本刊匿名審查委員給予的修改建議，在此亦一併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Evolution From Paddy to Paddy Field --On the Paddy Field Theme of Ho Nai Kin's Prose\*

Hung Kim Chong\*\*

**Abstract:** From the “The Grass Color of That Year” in the 1970s to the “Let the Life Stretch Like a Tree” in 2007, realised that the theme of Ho Nai Kin’s prose over 30 years was surrounded by the theme of paddy field. Through his observation on paddy field as well as his own life experiences, he implied these into his prose and communicated to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d on few aspects of Ho Nai Kin’s prose: (i) to discuss the writing of paddy as described in “The Grass Color of That Year”; (ii) the combination of writing on paddy field with Buddhist’s philosophy in 1990s Buddhist’s prose; (iii)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ddy field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how the Ho Nai Kin expressed his historical concept and own observations; and (iv) Ho Nai Kin’s inspiration arising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Ho Nai Kin emphasizes writing and thoughts in his early works, slowly evolved with greater narration and it turned out that his prose was filled with thoughts while literacy skill remained constant.

**Keywords:** Ho Nai Kin, Paddy, Natural writing

---

\* Received: May 16,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17, 2019;

Accepted: August 20, 2019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一、前言

何乃健（1946-2014）<sup>1</sup>無論在學術、詩、散文或文學評論等各個領域，均有傑出的表現，尤其散文。其作品也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一九六〇年代，十九歲的何乃健憑藉《碎葉》（1965）詩集在馬華文壇嶄露頭角；到了七〇年代，何氏以詩入文，以磅礴的想象，唯美的筆觸，將自己的年少情懷寫成了《那年的草色》（1976）。至九〇年代，隨著陸續面世的詩集和散文集如《淅瀝的簷雨》（1990）、《稻花香裡說豐年》（1994）等，詩文雙絕的何乃健此後在文壇平步青雲，作品有收入到《新馬華文學大系》、《馬華當代文學選》、《馬華新文學大系》、《馬華散文史讀本》，及馬來西亞國高中課本，足見何乃健在馬華文壇的地位。

學界對於何乃健散文的討論，大致而言有幾種方向：一、何氏散文的創作形式和風格特色<sup>2</sup>；二、何氏作品中蘊涵的佛道哲思<sup>3</sup>；三、從馬華散文發展史的脈絡切入，探討何氏散文在七〇年代的創

---

<sup>1</sup> 何乃健（1946-2014），祖籍廣東順德，生於泰國曼谷，1953年移居檳城，馬來亞大學農學系畢業、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生物學碩士。曾任職於馬來西亞吉打州慕達農業發展局（MADA），負責當時全國最大的稻產區有關水稻雙造種植的農藝技術推廣及訓練工作。何乃健在水田進行了將近三十年的研究與推廣工作，多篇有關水稻的學術論文被收入國際機構的叢書，並為多個國際機構提供諮詢服務。除了水田研究工作，何乃健亦熱絡於文藝活動與馬華文壇，曾獲詩歌、散文和翻譯獎項，擔任大馬作協講習班講師，佛教寫作人工作營講師全國大專文學獎及花蹤文學獎評審。

<sup>2</sup> 此方面的成果均收錄在傳承得編：《催綠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評析》（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3年）

<sup>3</sup> 詳見郭蓮花：〈何乃健作品中的道與禪〉，《南方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2010年），頁89-98。

作實驗及技藝革新<sup>4</sup>；四、近幾十年來，由於環保主義的興起，遂陸續有論者從環保與生態意識的自然書寫角度來分析何乃健的作品。田思在〈環保意識的三大支柱——談何乃健的環保散文〉中對何氏散文所作的探討，舉出了支撐何乃健書寫環保課題的三大支柱——科學認知、宗教關懷及人文精神。<sup>5</sup>孫彥莊的〈何乃健生態散文：科學與文學的自然結合〉，在田思〈環保意識的三大支柱〉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從何乃健散文的生態意識出發，探析了何乃健生態思想與科學精神的形成，以及在其生態與自然書寫底下所隱藏的憂患與關懷，道出何乃健「不斷調整著對周邊非智慧生命的態度與方式，並由此推動人類對生命本身的價值思考」。<sup>6</sup>此篇論文雖然擴充了許多田思論文中所未討論和發掘的部分，然而，對於何乃健散文中的自然書寫，事實上尚有許多開展的空間。在既成有關自然書寫的研究成果中，僅出現有關環保與生態意識的討論，顯然不足。因此，本文之撰寫，即期冀補充此方面的論述，以呈現何氏散文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

<sup>4</sup> 陳大為認為何乃健散文在 70 年代是最早出現「實驗／先鋒精神」：其以莊周的哲學思想及龐沛想象、凝練的詩化文字，結合自己的生命經驗及生物學知識，透過人文與科學的跨界合作，成功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內涵及語言技藝的提升，也開啟了馬華現代散文的先河。陳大為：〈馬華散文的跨領域思考與多元文類滲透（1967-1975）〉，收入陳思和、許文榮主編：《馬華文學·第三文化空間》（霹靂：馬來亞大學中協出版，2014 年），頁 113-142。

<sup>5</sup> 田思、何乃健《含淚為大地撫傷》（吉隆坡：千秋事業社，1999 年），頁 24-38。

<sup>6</sup> 孫彥莊：〈何乃健生態散文：科學與文學的自然結合〉，《馬大華人文學與文化學刊》，第 2 卷第 1 期（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14 年），頁 43-50。

環保與生態固然是何乃健關注的課題，然從七〇年代的《那年的草色》迄至二〇〇七年的《讓生命舒展如樹》，可以發現何乃健三十年書寫不輟的主題均圍繞在廣袤的田野世界——水稻、稗草、農藥、昆蟲、益鳥等頻頻出現。何乃健藉由縱橫阡陌發生的一切來寄寓人生百態，時而直抒胸臆，時而針砭時弊，透過對稻田的觀察和生命經驗所得來傳達民胞物與、物我同一的自然倫理觀。故本文擬討論何乃健自然寫作中的稻田書寫，因為對於一個「吉打州每一頭水牛都認識的詩人」，<sup>7</sup>一個長時間投入水稻研究工作的農業專家，其對大自然的觀照、省察和體悟，在馬華自然寫作的發展上不應該被忽略。筆者將從何乃健散文的創作歷程中，篩選與梳理有關其稻田的書寫，探析其早期與中晚年後的寫作策略之不同與轉化。

## 二、早期散文中的稻穀與生命啟示

《那年的草色》是何乃健未正式踏入佛門領域之前的力作，當中的文字無不散發著恣肆縱橫的浪漫與唯美氣息，同時又兼具深刻的道家思想內涵。這部作品集是何乃健念大學先修班及大學四年時的結晶，其對稻田和大自然的知識與熱愛亦是在這段時期養成，成為了之後矢志不渝的投入和追求。據何乃健的回顧：

在馬來亞大學讀農科的四年裡，最大的收穫是年考過後的田野實習。我在共長 40 星期的實習中，親身體驗了橡膠園、

---

<sup>7</sup> 馬華詩人游川（1953-2007）語。見田思序文：〈化稻穀魂魄為文字的精靈〉，何乃健《何乃健詩文集·散文卷一》（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1年），頁3。

油棕園、茶園和稻田的生活，其中最難忘的是，1970年初北上吉打港口附近的水稻研究站學習育種和農藝。<sup>8</sup>

《那年的草色》中有兩篇作品即是書寫作者在田野實習時的所見和感想，分別是〈收割陽光〉及〈夕暮，冥想〉。〈收割陽光〉是何乃健第一篇以稻田為書寫主題的散文，作於一九七〇年。文中描寫了作者二月於馬來西亞吉打州稻田收割時所見到的景象，而在作者躬身割稻的過程中，面對著金光燦燦的稻穗，引發了作者對生命的思索：

一粒稻穀的成長，需要採擷、濃縮、提煉多少克拉的陽光？  
這些陽光又需要經過幾季的冬藏？這些陽光，要多少汗，才能焊接在稻稈上？<sup>9</sup>

寫這篇文章時的何乃健僅二十四歲，這時的他對生命充滿許多好奇，而農學專業的背景，又促成何乃健從生物學的角度，去思考一顆穀物的構造、誕生、演化、直至結穗需要歷經多少複雜的過程。這一場生命思索，讓作者深切體悟到生命穀物的誕生，乃至延續，均跟自然資源的賦予與人類的努力有密切關係，即陽光——人類——稻穀三者間的環環相扣，唯有天時（陽光）地利（稻穀）人和（汗水）的完美配合，人類才能經歷從播種到成功收割，然後獲得溫飽，捨棄任一環節都無法促成這項生命繁衍的龐大工程。由此，透過對稻穀生命構造的觀察，何乃健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了一場近乎形而上式的哲學思索。

---

<sup>8</sup> 何乃健：〈凝眸大自然——我的文學之路〉，《讓生命舒展如樹》（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07年），頁184-185。

<sup>9</sup> 何乃健：〈收割陽光〉，《那年的草色》（吉打：棕櫚出版社，1976年），頁63。

正因生命的不易，故接下來，作者即對當初第一個播種生命的人進行歌頌和讚歎：

我緬懷那縷稻穗，那縷第一次被人類埋入黑土而萌芽的陽光。我緬懷那雙播種陽光的手。萬架拖拉機和起重機，也比不上他的臂力。我的心燃燒著對神農的敬仰，當我想起他那雙手，那麼艱巨又那麼灑脫地，掀揭了歷史裡沉甸甸的一頁，那一頁厚重如地殼。<sup>10</sup>

作者在此轉化了「江畔何人初見月」的聯想，同時賦予了答案。將現今人類得以歡慶豐收季節的恩澤，歸功於人類史上第一位將種子埋入黑土及進行播種的人——神農氏。這段飲水思源的書寫，間接地體現了作者對中華文化的熱愛，或說中華文化對作者的影響。在何乃健的稻田生涯裡，教人種植的神農氏一直是他內心敬仰的上古人物，加上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背景，中國歷史的發展及自身的成長經歷讓何乃健對稻田產生了迷戀，乃至成為一生致力於水稻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動力。何乃健在創作中不時會流露出其對稻草及中華文化的敬仰之心，如在《稻花香裡說豐年》的後記裡，作者如此說道：「如果有來世，我願意做一株平凡的稻草；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仍然會堅持，在中華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sup>11</sup>。中華文化不啻何乃健精神和思想上的母親，每當何氏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思索時，往往會沉浸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汲取養分和尋求解答，從其對神農的敬仰，包括散文中所呈現的莊周想象、詩詞轉化，均可見中華文化對何乃健的影響甚鉅。<sup>12</sup>尤其到了九〇年代以

<sup>10</sup> 何乃健：〈收割陽光〉，《那年的草色》，頁 63-64。

<sup>11</sup> 何乃健：《稻花香裡說豐年》（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4年），頁 124。

<sup>12</sup> 何乃健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田思認為這是歸根於他的「華文情意結」所致，並指出：「這是一位知識分子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高度自尊和自勵，並且

後，這種稻田與中華文化融為一爐的書寫模式進行得更加徹底。本文將在第三節對此現象另作探討。

對何乃健而言，稻和人的生命等同，均屬無價之寶：

穀種和生命一樣，是無價的。一粒金子埋在土裡還是一粒金子，一顆穀粒埋在土裡，卻會長出無數的穀粒；千萬畝的稻禾熟了，可以把千百個曬穀場鋪成金色的沙漠，如果刮起旋風，穀坵甚至可以把一整列駱駝商隊埋沒。<sup>13</sup>

作者眼中的稻穀，是閃爍著比金子還耀眼的生命體。一顆稻穀從播種到成功結穗的過程都充滿許多未知，極其不易，就如同人的生命一樣，從誕生到死亡，一生都要面對許多未知和考驗。在〈夕暮，冥想〉篇中，作者對稻穀的生長歷程做了這番描繪：

一苗生機，一旦突出苞殼，就得去面對一個裹著霧的未知——或者開花結穗，或者枯萎凋黃。姑不論在未知中將有幾回苦旱，幾陣霪雨，能夠讓生命歸依於一個有機的形體，藉著這個形體而茁長壯大，就是生的最大喜悅了。<sup>14</sup>

五歲那年與死神擦身而過的經驗<sup>15</sup>，讓何乃健深感生命的脆弱，其對生死有比一般人更深切的體會。對年輕時的何乃健而言，「每個日子對每個生命都是一次鐵砧上的敲打，錘煉著生的意

---

念念不忘將其精華與人分享的夙願。這是何乃健人文思想中最寶貴的一部分。」見田思、傳承得編：《何乃健散文精選及賞析》（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4年），頁 140-141。

<sup>13</sup> 何乃健：〈收割陽光〉，《那年的草色》，頁 64。

<sup>14</sup> 何乃健：〈夕暮，冥想〉，《那年的草色》，頁 71。

<sup>15</sup> 何乃健童年曾在曼谷爆發的曼哈頓政變事件中發生一場嚴重意外，右腿不幸被戰鬥機的彈片擊中。詳見何乃健：〈曼哈頓烽火〉，何乃健、秦林：《逆風的向陽花》（吉隆坡：雨林小站，1997年），頁 76-81。

志」<sup>16</sup>，故稻穀對何乃健早期心靈的激蕩，是生命的可貴及不易。因為童年的意外，讓他更能夠體悟「生」的喜悅；也因為與死亡的擦肩經歷，故讓他對生命有深層的思考，亦更加珍惜這副「有機的形體」來面對生活。

然而，年輕時的何乃健無論是對生命或創作依然是處在摸索的階段，雖然在〈收割陽光〉及〈夕暮，冥想〉中進行了不無深刻的生命思索，但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是充滿許多未知和茫然。而正也因為未知和茫然，故可以植入作者個人的浪漫想象，在人與稻穀之間穿梭，對宇宙生命體進行天馬行空式的冥想。從這兩篇作品來看，何氏的年少哲思，化為這時期的稻田書寫主要表現出了一種人與自然（稻穀）融合一體，如莊周齊物論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之形上色彩。這些浪漫暨深刻的思考靈光渲染成了早期的作品特色。直到九〇年代，經過十年的科學與佛學的洗禮後，何乃健的人生觀與散文創作路線遂穩定下來，進入嶄新的階段，有了與前期截然不同的寫作風貌。而這部頓悟前夕譜成的《那年的草色》，屬於年少才情和充滿未知和茫然的生命哲思繪製出的一幅恣意縱橫的浪漫圖景，隨著七〇年代的結束後即正式走入歷史，不復出現在何乃健日後的創作中。

### 三、自然與佛學的辯證

《那年的草色》散文集出版後，何乃健原本打算從此離開文壇，專心於水稻研究。故在大學畢業後的十年時間裡，何乃健完全停止筆耕，直到九〇年才再次出版了佛教小品《淅瀝的簷雨》。之

---

<sup>16</sup> 何乃健：〈夕暮，冥想〉，《那年的草色》，頁 72。

所以再次提筆創作，而且是正式走入佛教散文的殿堂，是源於參加了一九八七年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舉辦的佛教文藝營，何乃健在文藝營結束後即受邀開始撰寫專欄。<sup>17</sup>這場活動對何乃健而言具有特殊意義，因為「那一次重新提起寫作的筆後，才有後來源源寫出的許多作品」<sup>18</sup>，這場因緣際會讓何乃健重返文壇，也奠定了日後的寫作路線。

何乃健九〇年代以降的散文，融入了許多佛學哲理，這與早期的寫作呈現著全然不同的風格。郭蓮花在〈何乃健佛學小品中自然的法語圖象〉對何乃健的佛學小品中如何將佛學與大自然意象結合做了詳細討論。郭氏的論文主要側重在何乃健如何採用大自然來闡釋佛法，認為「他所描寫的自然和用自然比喻與象徵的素材相當豐富，有花草樹木、江湖河泊、爬蟲游魚、日星雲雨、土地野火等等，都賦予鮮明的形象，使讀者通過自然形象認識佛法。」<sup>19</sup>由此見出大自然之於何乃健，是用以詮釋佛法的法語圖像，藉由文學技藝、佛學哲思與自然科學的激蕩，揭示出「一花一世界」的禪思妙法。但必須特別舉出的是，何乃健散文中的自然並非只是詮釋佛理的方法，自然與佛理兩者在何乃健的散文中是相互辯證的關係。何乃健透過自然科學來詮釋佛法的同時，也是以一種實證精神來觀

---

<sup>17</sup> 「文藝營過後，在佛青的推動下，《光華日報》推出了『傳燈』版。在『傳燈』推出之初，馬佛青負責組稿的工作，由我（何乃健）和蘇清強執筆……」杜忠全：〈在耕作水稻與耕耘文藝之間——何乃健談回歸寫作的因緣〉，《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2007年6月26日）。

<sup>18</sup> 杜忠全：〈在耕作水稻與耕耘文藝之間——何乃健談回歸寫作的因緣〉，《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2007年6月26日）。

<sup>19</sup> 郭蓮花：〈何乃健佛學小品中自然的法語圖象〉，許文榮主編《回首八十載、走向新世紀：九九馬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1年），頁284。

察自然（科學）與佛法的互通性。<sup>20</sup>有了這層認識，再回過來看何乃健寫成於九〇年代的佛教散文，即會發現其散文不僅是透過自然意象來詮釋佛法，更確切的，應該是如何讓自然（科學）來與佛法進行對話，尋求貫通的可能。以下就來論述何乃健如何在稻田書寫中作自然與科學對話的嘗試。

在許多書寫稻田的主題當中，七〇年代展現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索已然不見，何乃健不再作小我的抒發和感慨，反而轉化成了平淡樸實和寬宏胸襟的文字，來為眾生揭示生命的真諦。如在〈瘠土上的豐收〉篇，同樣是書寫稻穀生長的艱辛歷程，然而與早年〈收割陽光〉不同的，是文章中少了早期那種對生命未知的想象與思索，多的卻是經過了科學驗證後所得出的生命經驗。篇中首先使用科學記錄式的語言敘述了不同土壤性質及水利管理對穀粒所產生的不同結果：

左邊這兩瓶裝著從酸性硫質土壤中抽樣而得的穀粒。雖然那裡的土質貧瘠，酸度高，不過由於完善的水利與農藝管理，稻禾終於克服了惡劣的生長環境，產量提高到水平之上。反觀右邊這兩瓶穀種，雖然來自肥沃的稻田，但是由於缺乏細心的護植，田裡野稗畔茅叢生，施肥失誤。螟蛾、稻蟲大量繁殖，加上收割前嚴重植株倒偃，結果稻穗中盡是空粒和秕粒，充實的穀粒寥寥可數。<sup>21</sup>

---

<sup>20</sup> 年輕時的何乃健是科學的篤信者，對於包括佛教在內的一切宗教，都不予認同，是後來長期投入農業工作後，才發覺科學實驗的結果與當年佛陀闡釋的真理不謀而合，而後才主動從思想層面接觸佛教，並在工作中不斷驗證。詳見杜忠全：〈耕作農田與耕耘心田——何乃健談佛教散文創作〉，《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2007年7月3日）。

<sup>21</sup> 何乃健：〈瘠土上的豐收〉，《浙瀝的簷雨》（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0

這項實驗證明了土壤質性並不全然決定稻禾的命運，而是在於人類如何去經營和管理。而稻穀的整個生命歷程中，「每個日子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sup>22</sup>，因為它將面對諸多如病疫、蟲害、風暴、旱災等來考驗其生命的韌性。文中的約翰博士還說道：

最令人失望的，莫過於看到一粒優質的種子，經過一整季與風雨的掙扎之後，在結穗時屈服於自己內心的枯朽，最終長出滿穗的空殼。<sup>23</sup>

這段形象生動的擬人描寫，藉由稻穀的生長歷程來譬喻了生命的艱辛不易，同時亦突出了生命的成敗悲喜全然掌握在生命個體的內在本身，而並非取決於外在空間。「我從每粒穀種都具備了結穗潛能的生物學現象，聯想到眾生平等和皆有佛性的禪理」<sup>24</sup>，何乃健不再只慶幸於擁有「有機的形體」和「生的喜悅」，反而化被動為主動，以更積極奮發、始終如一的佛家精進和修持之心來試圖突破外在賦予的重重考驗，在文章篇末，作者透過佛經裡「人身難得」的啟示，來闡發「順境不足喜，逆境不足憂」的生活哲理：

能落根於沃土不是喜，不幸萌芽於瘠土不需悲，唯有內心的精進與修持，才能決定稻禾最終的命運，活在沃土中被野草淹沒，或在瘠土上克服萬難，慶獲豐收！<sup>25</sup>

唯有不斷精進和修持，在面對生活給予的壓迫或考驗時才不致屈服於內心的枯朽，最終才能迎來豐收的喜悅，這是何乃健對生命

---

年)，頁 92-93。

<sup>22</sup> 何乃健：〈瘠土上的豐收〉，《淅瀝的簷雨》，頁 93。

<sup>23</sup> 何乃健：〈瘠土上的豐收〉，《淅瀝的簷雨》，頁 93-94。

<sup>24</sup> 何乃健：〈聆聽心海的潮汐〉，《讓生命舒展如樹》（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07 年），頁 134。

<sup>25</sup> 何乃健：〈瘠土上的豐收〉，《淅瀝的簷雨》，頁 95。

所作的總結。佛法的熏陶加上科學的驗證讓何乃健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化為文字即形成了散文中經常出現有關主動積極向上和珍惜生命的主題。

除了對「生命」的探討，另一個構成科學與佛學對話的主題，即是因果律與大自然運行法則的對應關係。在〈蟲害的因果律〉中，記錄了何乃健在考察發生蟲害的稻田時所作的感發。據文章描述，有的水田由於疏於管理，導致雜草叢生，褐飛虱爬滿稻田葉面；有者雖然噴射了許多農藥，然而因為過量的施放，使將田裡害蟲的天敵都一併殺害，促使藏在隱匿處不輕易被發現的幼蟲得到大量繁殖，破壞了稻田。經過作者反覆查驗，發現問題的根源，其實還是在耕田者的管理不善所導致。茲摘錄如下：

這次觀察加強我的信念，因果律是永恆的真理。第一位農民的經驗向我們昭示，縱容惡念滋生，任由惡業雖小而為之，就像縱容害蟲在稻莖下繁殖，結果後患無窮。第二位農民因為缺乏智慧，敵友不分，善惡不辨，把惡業誤當善舉，……第三位農民顛倒因果，就像臨時抱佛腳的愚人，失敗之後，不檢討自己的缺點，反而責怪菩薩瞎了眼。<sup>26</sup>

從〈蟲害的因果律〉可以看出，何乃健並非一開始即以佛家的因果觀來進行思考，而是以科學的實驗精神，去推敲和查證問題的根源。這一趟的考察經驗，讓他又一次對佛家的因果觀有全新的體會，並發現科學方法與因果觀的互通性。

上述提到的褐飛虱對稻田的破壞不僅發生在馬來西亞，對於整個東南亞一帶，包括東亞的中國及日本，都可看出其嚴重的威脅性。在〈褐飛虱與因果律〉中，探討了褐飛虱大量繁殖的原因。而

---

<sup>26</sup> 何乃健：〈蟲害的因果律〉，《淅瀝的簷雨》，頁 90。

其中藉由寒川博士發表的一段話，讓作者對因果律的思考又再次得到了驗證：

日本的褐飛虱對殺蟲劑的抗性愈來愈強勁，或許可以稱為回力刀效應吧。由於日本大量輸出殺蟲劑給東南亞國家，這些農藥使田間益蟲受到破壞，間接促使褐飛虱大量繁殖，以及產生抗藥性，然後又遷飛到出產這些農藥的國度裡，成為威脅水稻的嚴重問題。<sup>27</sup>

對於這段回應，何乃健聯想到「假使千百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的禪偈。經過長期對水稻生態的研究，何乃健一向認為過度的依賴農藥只會為稻田帶來反效果，因為這將把害蟲及益蟲一併消滅，少了益蟲的威脅，反而讓褐飛虱這類害蟲大量繁殖。在何乃健的科普著作《窺探大自然》中有提到水田裡有一種稱作黑肩綠盲蝽（*Cyrtorrhinus lividipennis*）的昆蟲，會在水稻葉鞘上不斷爬行以捕食褐飛虱卵，而一隻盲蝽的成蟲一天能吸八至十粒褐飛虱的蟲卵，故「田裡盲蝽數量的多寡，與稻作中褐飛虱的群體密度成正比例」。<sup>28</sup>然而，這種褐飛虱的捕食者卻對廣譜性殺蟲劑敏感，所以何乃健才不斷強調應該避免農藥的濫用，而是利用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相互制衡策略，讓田裡的捕食者消滅害蟲。而日本作為殺蟲劑的輸出國，最終卻帶回異國繁殖的褐飛虱來侵害該國稻田，正好應驗了「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的因果律。文章結尾，作者抒發了個人看法：

萬有因果律證明，由業形成的因，不會自滅，如牛頓的動力定律：動者恒動，靜者恒靜。地球已經縮小成為一個小村

---

<sup>27</sup> 何乃健：〈褐飛虱與因果律〉，《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61。

<sup>28</sup> 何乃健：〈生態系統中的生物環境因素〉，《窺探大自然》（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8 年），頁 20。

落，自私自利的人，如果把一隻潛伏著黑死病菌原體的死老鼠，拋擲到鄰居的庭院裡，他可要終日擔心，隨時會越籬而來的鼠疫。<sup>29</sup>

作者在此將佛學的因果律與科學的動力定律做了一次連結，「動者恒動，靜者恒靜」，正如《四十二章經》中所言：「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施惡者最終將自食其果。在何乃健看來，科學與佛學是有對話的可能，從他的散文中即可見出其對兩者的互通做了許多嘗試，也形成了他與其他佛教散文作家迥然不同之處，具有獨特的風格。

何乃健對佛教的篤信，是從思想的層面切入，並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驗證。一般人或以佛學來檢視科學，即以宗教的視角來從科學世界找到契合之處；然而何乃健是反其道而行，是以科學訓練的背景，來驗證佛陀的真理。與前期充滿「實驗／革命意識」的作品比較，九〇年代後的散文創作開始傾向於文學實用的目的，深化了思想內涵，而淡化了文學技巧的經營。頓悟後的何乃健不再沉浸在小我的抒發，而是採用說理的語言來與讀者／眾生對話。在《浙瀝的簷語》、《禪在蟬聲裡》的佛教散文集中，宣揚佛學教義的同時，何乃健也表達了許多經過科學驗證的生命體會，使這些作品更具說服力。這些具有佛教意識和科學實證精神的作品，也使何氏散文從早期天人合一的超越性色彩，歸往形下世界，直接轉入反映自然與人類衝突——天人交戰（包含人力勝天）的現實風格。<sup>30</sup>

<sup>29</sup> 何乃健：〈褐飛虱與因果律〉，《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61-62。

<sup>30</sup> 「人力勝天」乃中國古代逐漸發展出的農業思想，強調人類智力和知識對農事生產活動的重要性和影響，以明代的馬一龍（生卒年不詳）、徐光啟（1562-1633）等學者最具代表性。馬一龍《農說》繼承中國古代農學思想中天、地、人之「三才」觀念，在人力作用方面尤為重視，提出「人力勝

這是何氏散文前後期創作最明顯的轉變，亦是其此後散文書寫的策略和特色。

如果佛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嘗試是用來彰顯稻穀強韌的生命力與因果律法則的亙古不變；那科學與中華文化的聯結，則是何乃健藉由歷史經驗來彰顯稻穀演化成桑田的不平凡故事，以讓讀者能飲水思源，以「稻」為鏡，重視及珍惜稻田生態在地球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從歷史經驗中獲得啟發。

#### 四、稻田與中華文化

何乃健在〈幾粒白米飯〉說道：「七千多年來，無數稻農流盡了可以匯成一池比海水還要濃的汗水，才把汗裡苦澀的鹽，轉化為細嚼白飯時，留在齒頰的香甜。」<sup>31</sup>據考古學家研究，七〇年代從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中挖掘出來的炭化稻穀，證實了已有七千多年的歷史。稻的千年文化，讓何乃健在散文中一再叮嚀，人類不僅要從生態的角度珍惜稻田，也要從歷史與自身民族背景來審視稻田對人類的重要性。在〈神奇的龍與稻文化〉的結尾，作者如是提到：

以「敬人者人恆敬之」的精神，去對待龍與龍的文化，龍也會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回敬，結果大地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然而如果把龍當作蛇來追打，並且

---

天」說，其曰：「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關於此方面的論述和中國農業思想詳見楊植民編：《農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sup>31</sup> 何乃健：〈幾粒白米飯〉，《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17。

趕出籬笆，肯定連年苦旱將接踵而來，大地龜裂，不但稻禾顆粒無收，甚至泥鯁，也不敢在缺水的田裡逗留！<sup>32</sup>

在許多散文創作中，何乃健經常將稻田和「中華文化」連結一起來談自己的歷史觀，或以古諷今，或以古為鏡。如在〈飯，無食則反〉篇中，對「飯」字的文字結構首先做了簡單詮釋：「飯沒有了『食』，就只有『反』」<sup>33</sup>。何氏認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戰火連天的時代，百姓若無法獲得溫飽，加上苛政猛虎的政治體制，即會群起造反。文中亦提到中國軍事家蔣百里做過統計，從軒轅黃帝時代迄至一九三五年的四千四百六十六年歷史中，中國老百姓只真正享受到四百四十二年的和平日子。九比一的比率，歷史的教訓並沒給現今社會起到警惕的作用，反而變本加厲。何乃健在文章結尾，諷刺了非洲的獨裁者，在發生一九九二年的大饑荒時，不顧因缺糧而靜待死亡的兩千萬國民，反而將救災的款項獨佔來擴張各派系的武裝力量。而類似的問題，在當今全球各地仍然頻頻發生。故國家能否獲享太平，關鍵在於施政者身上。何氏在創作中又引用到唐太宗的《貞觀政要》曰：「國以民為本，民依食而保命」，在整個唐朝歷史中曾發生多次蝗蟲危害稻田的現象，然唐太宗由於能體會農民的艱辛，獎勵農業，並減輕賦稅，故最終都能化險為夷；唐末的君主則不了解民間疾苦，錄用貪官污吏導致民不聊生，荒田千里。何乃健在〈歷史中的蝗蟲〉<sup>34</sup>篇中，透過唐太宗的殷勤治國與唐末帝皇窮奢極侈的比較，說明為政者如何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

<sup>32</sup> 何乃健：〈神奇的龍與稻文化〉，《驚起一灘鷗鷺》（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1年），頁14。

<sup>33</sup> 何乃健：〈飯，無食則反〉，《稻花香裡說豐年》，頁18。

<sup>34</sup> 何乃健：〈歷史中的蝗蟲〉，《稻花香裡說豐年》，頁42-44。

「蝗蟲可怕，癡狂的統治者率領的蝗蟲大隊更令人心寒」<sup>35</sup>，具有深刻啟示。

何乃健也並非食古不化地一味推崇「中華文化」，而也強調古今、東西方間的互相觀摩與學習。在〈施肥與文化〉篇，即表現了這種中西折中的觀點。文章中，作者先採用報導文字敘述了國際稻米研究所在當時最新的年報裡揭露了一種現象：

經過二十餘年在水田裡推行複種制，許多高產良種的穀粒收成，已開始出現每況愈下的現象。在菲律賓的試驗田裡，同樣的稻種在同樣的管理下竟然產量銳減；在印度的海德拉巴，連續推行了很多年的雙季稻試驗，也顯示稻米的產量在過去十二年裡，下降了百分之四十。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這些長期性的農業試驗，都採用了最佳的稻種，最完善的水利設施，最先進的植病蟲害防治，還有最現代化的肥料與施肥法。<sup>36</sup>

儘管採取的是最現代化的設施與管理，成效卻不如預期。文中還提及水稻研究員在探討問題的癥結時發現：中國所採用的傳統耕作方式，穀產相當穩定；而取傳統有機肥配合現代化的化學肥來適宜施用的農民，增產效果更加顯著；至於只相信現代化，只採用化學肥的農民，在持續大量使用化肥後，導致了土壤結構受到損害，水田肥力降低等缺陷，阻礙了產量增長。何乃健將之拿來與五四運動時期打倒孔家店的現象比較，認為有許多相似之處：

五四運動時，許多激進的新青年，為了推翻落後迂腐的舊制度，高喊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傳播科學與民主。……西

---

<sup>35</sup> 何乃健：〈歷史中的蝗蟲〉，《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44。

<sup>36</sup> 何乃健：〈施肥與文化〉，《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55。

方文化重視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是推動社會繁榮發展的積極力量，就像化學肥料是補充養分在消耗和損失後的主要供給者，沒有化肥就無從達到高水平的稻產。然而如果全盤西化，過度的強調物質文明，任由功利主義的思想滋長，那麼人類的心靈將日益冷漠、僵化，就像長期大量施用化肥之後的農地，土質硬化。最後，在堅硬如石的土地上，即使抗逆性最強的稻種，也無法萌芽茁壯。另一方面，傳統的中華文化，由於局限於藝術與純文學的發展，與社會建設脫節，就像有機肥在水田裡單獨施用，只能維持封閉式的低肥水平再循環，難於達到高產。但是有機肥雖然老土，卻含有各種營養元素與有機質，如腐植土酸，能改善土壤的性質，尤其是稻草腐化成堆肥後，高成分的硅和鉀，使水稻抗病蟲的能力加強，並且不易倒伏。<sup>37</sup>

姑不論這段的歷史評價如何，只看其以稻田施肥與歷史現象用作類比，可見何乃健並不讚成單一文化的採用或發展。只信仰西方文化，將使人心與社會趨向功利，只採中國文化，又容易畫地為牢，與時代脫軌。故文化應如雙季稻的栽培，要獲得高產就必須將有機肥與化肥恰當地配合，即中西文化兼採、折中調和，如此方能成為「把人類推進另一個更高文化層次的原動力。」<sup>38</sup>

中西調和的觀點，讓何乃健從事現代化水稻研究工作時，亦會從古代歷史經驗獲得啟發與參照，包括在進行散文創作抒發個人觀點時，亦會以古典文學或典籍中的文字作為引據。預防蟲害的生物防治策略即是其中一項。上述有提到馬來西亞農民過度依賴農藥及

<sup>37</sup> 何乃健：〈施肥與文化〉，《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56-57。

<sup>38</sup> 何乃健：〈施肥與文化〉，《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58。

現代化學肥（化學防治）的現象，經過長時間的實踐證明，單一使用化學防治的結果，「不但傷害了益蟲，也促使害蟲產生抗藥性，並且帶來了污染環境，損害農民健康等弊病」<sup>39</sup>，同時影響收成。經過多年檢討，何乃健總結出了生物防治的方法。生物防治策略，即是從歷史經驗中取經，這在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中均可獲得證明。南宋辛棄疾在〈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有一段詞：「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這段意境優美、細膩勾勒出田園風光的詞句，一般人或許僅從文學藝術層面賞析，然而何乃健卻能從生態自然的角度的角度，讀出了科學與哲理的輝芒。在〈沒有蛙鳴鳥嘯之後〉篇，敘述了一段作者對辛棄疾這闕詞的詮釋，茲摘錄如下：

我們辛勤的先人在務農時已觀察到，田裡的害蟲天敵如寄生蜂、瓢蟲、盲蝽、蜘蛛、益鳥，以及蛙類等，是大自然中寶貴的生物資源。辛棄疾從蛙鳴聯想到豐收，言外之意：蛙群活躍，田裡發生蟲害的可能性就降低。農民如果能善用天敵，充分發揮生物防治的優點與潛力，必定能夠達到安全、經濟、高效率控制害蟲的目的。<sup>40</sup>

由辛棄疾的詩句「聽取蛙聲一片」，而聯想到運用在現代稻田的生物防治，可謂匠心獨具。又如文中繼續提到《南史》的一段記載：

《南史》中有一段記錄：「范洪胃有田一頃，將秋遇蝗，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逐盡而去。」益鳥

---

<sup>39</sup> 何乃健：〈自然生態中的智慧〉，《驚起一灘鷗鷺》，頁 41。

<sup>40</sup> 何乃健：〈沒有蛙鳴鳥嘯之後〉，《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72。

捕食傷害稻作的害蟲，為人類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作出鉅大的貢獻。<sup>41</sup>

然而，這些害蟲的天敵，雖然在農業史上為人類做出鉅大的貢獻，但在現代社會卻不停遭到濫殺，有者被農藥與害蟲一併消滅，有者則成為滿足人類味蕾的慾望，變成「餐桌上的佳餚美味」<sup>42</sup>。這種現象間接影響到了稻田的收成，而農藥的誤用，又對人體及整個生態系統產生嚴重影響，這是何氏所痛心疾首的。

農科專業的背景，加上歷史的經驗，以及對目前和未來生態發展的隱憂，故何乃健一再提出，應綜合採用生物防治與化學防治，才是根治稻田生態問題的良策。何乃健即是如此經常出入於現代與古典之間，在水稻研究工作當中，以專業的農科知識及現代科學實證方法來探討課題，同時亦以知識分子的嚴謹態度來回顧中華文化中的稻田經驗，從中汲取養分作為現代稻田工作的參照，同時亦成為了文學創作的強心劑。

## 五、綠色革命的啟示

無論是佛學與科學的辯證，抑或從中華文化的歷史意識出發，造就何乃健稻田書寫的原動力，無疑還是仰賴於在稻田生涯深耕的卅年經歷。

一九六〇年代以前，馬來西亞稻田依然採用傳統插秧法，當時全國絕大部分水田裡栽種的是對光週期（photoperiod）具有敏感反應的傳統水稻品種，生育期漫長，只適合單季種植。<sup>43</sup>故農民播種

<sup>41</sup> 何乃健：〈沒有蛙鳴鳥嘯之後〉，《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72。

<sup>42</sup> 何乃健：〈沒有蛙鳴鳥嘯之後〉，《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73。

<sup>43</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3

的節奏和速度相當緩慢。當時雙季稻尚未推行，故農民必須等候八月的雨季到來後才能開始耕作。然而，由於當時的灌溉設施不佳，農民又缺乏資金購買機械和肥料，故稻田常受到疾病及害蟲的侵襲，到了旱季，「田裡的稻禾與農家營養不良的孩子一樣孱弱瘦削」<sup>44</sup>，有八成的農戶僅能借貸度日，生活過得非常窮困。

直到七〇年代，慕達灌溉計劃的實施，使馬來西亞農業發展出現了轉變。

七十年代初期，慕達灌溉計劃的推行，帶動了綠色革命，使奄奄一息的農村逐漸甦醒。新科技把矮稈、耐肥、抗倒和早熟的高產稻介紹給農民，機械化使犁田機與割稻機向灌溉區內每個角度推進；兩個水庫蓄存的源源活水，實現了一年兩熟的夢想，旱季裡仍能翻起禾浪萬頃。<sup>45</sup>

一九七二年，開始任職於全國最大稻產區吉打州慕達農業發展局（MADA）的何乃健，即曾參與了這項農業史上突破生產瓶頸革新技術的「綠色革命」，成功推行了一年兩熟的雙季稻種植，改變了原來傳統的單季稻種植，使穀產從每年每公頃僅獲三噸，提升至每年每公頃九至十噸的水平，帶起了當地農業發展，改善農民生活水準。<sup>46</sup>然而，綠色革命雖然改善了農民生活，增加了稻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工業化的迅速發展，這項革新運動亦開始迎來許多問題和挑戰。從事水稻研究多年，何乃健將這方面的相關經驗，以及綠色革命所帶給他的啟示，統統寫進了《稻花香裡說豐年》及《驚起一灘鷗鷺》。故本節將以此兩本著作為主，將其中與綠色革

---

年），頁 178-179。

<sup>44</sup> 何乃健：〈稻花香裡說豐年〉，《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4。

<sup>45</sup> 何乃健：〈稻花香裡說豐年〉，《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4。

<sup>46</sup> 參見何乃健：〈綠色革命的省思〉，《驚起一灘鷗鷺》，頁 11-13。

命有關的稻田書寫歸納成以下幾點來進行概述：稻種的改良、蟲害的防治以及焚田的影響。

首先是稻種的改良。綠色革命推展之後，馬來西亞一些地區連續多個季節大面積栽種單一品種，而使一個良種的抗逆性降低。在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慕達區因曾大面積種植 seribu gantang 高產品種，而引發東格魯病毒病，導致稻田穀粒無收；九〇年代期間亦曾因為有八成水田種植單一品種，導致一九九四年爆發白葉枯病（bacterial leaf blight），水稻減產高達三成。<sup>47</sup>何乃健在〈從稻的換種想起〉篇中指出，品質良好的稻種，在同一塊田裡種植多年後，即會出現退化的問題，如稻穗及穀粒變小變輕，植株長得高低不齊等。作者進一步指出：

隨著現代化的農業科技被廣泛應用，稻種漸趨單一化，許多傳統的品種與舊的育種材料，被無知拋棄。殺草劑被盲目濫用，造成許多野生資源銷聲匿跡。此外，大規模的開墾，毫無節制的填土活動，也大大的破壞了稀有品種資源，以及可供他們繁衍的空間。<sup>48</sup>

「如果稻的品種太過單一，稻作面對的風險將大幅度升級」<sup>49</sup>，此是因為稻種發生自然變異的緣故。在何乃健的科普著作《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 2》中指出：常規稻品種一般種植三至四年後，若不進行鑒定和淘汰不良的株系，以及將優良的株系作為原種，就會失去原品種的優良特性。<sup>50</sup>故為了預防稻種的退化，同

---

<sup>47</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頁 178。

<sup>48</sup> 何乃健：〈從稻的換種想起〉，《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53。

<sup>49</sup> 何乃健：〈奇跡稻的奇跡〉，《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34。

<sup>50</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 2》（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4 年），頁 164-165。

時加強稻種對各種自然災害抵抗的能力，即必須善加利用傳統稻種、野生品種所具備的抗病、抗旱、抗逆性的特點，與新的稻種相互配合，以改進品質，培育出來的新稻「才能種出發芽率高，品質優良，生命力旺盛，抗逆性強大，具有高產與穩產潛能的稻作。」然而，稻種改良是一項龐大且複雜的過程，因為在育種的過程中，「往往要經歷無數的挫折，才育出一粒可以用來廣泛栽植的穀種」<sup>51</sup>，並且，經過改良的稻種，亦要配合妥善的灌溉及管理方式，否則，儘管是具有優良品質的稻種，亦將重蹈覆轍，依然再次出現退化的問題。

其次是蟲害防治的問題。為了防治害蟲的侵襲，馬來西亞農民普遍採取的預防措施，即定期施用多次殺蟲劑來治蟲。<sup>52</sup>在七〇年代，「農藥用得愈多的農民受到誇獎，不用農藥的農民則被評為落伍與怠惰」<sup>53</sup>，這種迷信農藥萬能的現象不斷持續到了七〇年代末，農民後來發現，在水田大量施放農藥的結果，即「稻禾反而轉黃萎縮，然後逐漸枯死」<sup>54</sup>，且稻莖遍佈著煤煙狀的黑霉，葉鞘亦爬滿褐飛虱，施放農藥的結果換來損失慘重。經過田野調查，發覺在過去的單季稻鮮少出現褐飛虱，卻在雙季稻落實後逐漸蔓延，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出現在使用廣譜性（broad spectrum）劇毒化學物的農藥上，因為這種農藥會將害蟲與益蟲一律殺害，造成褐飛虱的數量劇增。而研究亦證明，「長期使用單一殺蟲劑，將造成極少數具有遺傳抗藥性基因而不易受傷害的昆蟲個體存活，取代易受農藥傷害的絕大部分昆蟲，並且逐漸形成具有抗藥性的害蟲種群，造

---

<sup>51</sup> 何乃健：〈一粒米中的天地〉，《稻花香裡說豐年》，頁 50-51。

<sup>52</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頁 31-32。

<sup>53</sup> 何乃健：〈自然生態中的智慧〉，《驚起一灘鷗鷺》，頁 40。

<sup>54</sup> 何乃健：〈自然生態中的智慧〉，《驚起一灘鷗鷺》，頁 40。

成藥效下降，甚至完全無效。」<sup>55</sup>褐飛虱這類具有抗藥性的害蟲種群。因為沒有了水田生態中的天敵對害蟲的制衡，故促成稻田的蟲害問題頻頻發生。總結所有經驗後，何乃健認為應採取「有害生物綜合防治」（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sup>56</sup>策略，「利用自然界裡本來就存在的生物資源，以蟲治蟲」<sup>57</sup>，適當用藥，如此「反而能夠獲得經濟、安全、持久等事半功倍的優良效果。」<sup>58</sup>

第三，則是焚田的影響。在何乃健童年離開泰國前夕，曾目睹農夫燃燒收割後留下的稻稈，心中頓時懷疑：「為什麼稻禾結了穀子，人們還要把它送去火葬呢？」<sup>59</sup>對於燃燒稻草的問題，亦是大眾一般的疑問。在馬來西亞，每年正月、二月及七月、八月，當慕達灌溉區的水稻進行收割後，「整個吉北大平原燬火處處如烽煙遍地燃燒」<sup>60</sup>，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之所以要在收割後燒田，是為了將稻田中的病原毀滅，以減少每一季的水稻受到細菌、真菌與病毒的威脅。然而，放火焚田的舉動將釋放大量二氧化碳，超量的二氧化碳會促使地球仿佛處於玻璃溫室，在太陽照射下酷熱難耐，且讓大量二氧化碳留在大氣中，除了造成嚴重空氣污染外，亦令溫室

---

<sup>55</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頁 31。

<sup>56</sup> 「有害生物綜合防治的策略，充分考慮作物（crop）、有害生物（pests）和環境（environment）三者間的額相互關係。合理利用農田生態裡的自然資源來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將病、蟲、草害控制於經濟損失允許水平之下，使作物達致高產與穩產。」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頁 111。

<sup>57</sup> 何乃健：〈自然生態中的智慧〉，《驚起一灘鷗鷺》，頁 42。

<sup>58</sup> 何乃健：〈自然生態中的智慧〉，《驚起一灘鷗鷺》，頁 42。

<sup>59</sup> 何乃健：〈那簇燬火〉，《浙瀝的簷雨》，頁 106。

<sup>60</sup> 何乃健：〈稻草還田好過燒田〉，《驚起一灘鷗鷺》，頁 61。

效應進一步惡化。<sup>61</sup>又，焚田亦會為稻田生態帶來另一項弊端，在〈燒不盡的稗草〉篇中提到：「火燒農田造成的加溫現象，能夠終止（雜草）種籽的休眠。」<sup>62</sup>據研究證明，雜草在農業生態中往往會與作物競取陽光、水分、養料和空間，對作物進行干擾而造成減產，同時導致作物品質下降；此外，雜草亦是害蟲棲息繁殖的匿藏處。滋生在田野泥土裡的雜草經過焚田後，「由於表土的植物被（canopy）消失，表土的晝夜溫度差異變大，土面的光照增加，光照的長短與光質對種籽萌芽有很大的影響，適當的光照能解除種籽的休眠。」大火雖然毀滅了稻田中的病原，然而亦除掉了土壤內的抑制物質，導致草籽的萌芽，在下季與其他穀物競取資源。而且，在焚燒稻草的過程中，植物細胞裡的氮、磷、硫等重要營養元素，亦會在高溫的情況下消失於空氣。對此，何乃健認為未必要以火焚來進行消毒，如果農民採用的稻種是對疾病有抗性的品種，即可避免此問題，「甚至可以將收割後的稻草還田，增加田土中的有機肥源。」<sup>63</sup>何乃健在〈稻草還田好過燒田〉提到：

在生長過程中，水稻所吸收的養分，包括大部分的硅和鉀，和一部分氮、磷與硫都積累與蓄存於稻草中。如果不放火燒田，而將稻草在整地時翻入土中，將莖葉內的元素歸還稻田，這些經過還田的稻草能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豐富的碳

---

<sup>61</sup> 參見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頁 209。

<sup>62</sup> 種籽休眠（dormancy）的生理現象，是雜草為了適應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加強後代生存機率而形成的生理特性。雜草的種皮含有「休眠素」，能阻止種籽內的酶帶動萌芽的化學作用。休眠的種籽會在土中靜待時機，直至田野中的生態環境處於適宜萌芽與成長的狀況，種籽內部才解除一切生理機制，開始萌芽茁壯。參見何乃健：〈燒不盡的稗草〉，《驚起一灘鷗鷺》，頁 38。

<sup>63</sup> 何乃健：〈稻草還田好過燒田〉，《驚起一灘鷗鷺》，頁 61。

源。此外，稻草將所含的氮元素緩緩釋放，促進土壤內有機質的更新。有機質含量增高，使土壤疏鬆，有利根系的發育。<sup>64</sup>

採用稻草還田的方法而並非焚田，是從生態與環保的概念出發，同時，這也在泰國中部平原一帶的成效獲得驗證，何乃健考察了當地使用以稻草還田為主的保存農耕技術（conservation tillage）後，發現能於減少施肥的情況下而保持稻產，減低生產成本，並提高水稻耕作的利潤。而回頭反觀馬來西亞的稻農，卻以焚田的方法，耗損稻草內部中的肥料元素，之後又以高價購買肥料來補充。對於這種捨本逐末的現象，故何乃健才在散文中呼籲採取稻草還田的技術，取代傳統火燒稻草這類破壞生態環境的方法。

## 六、結語

綜上所述，何乃健即是在卅年水稻工作經驗中，透過其對稻田現象的觀察，而形成散文中源源不絕的寫作靈感及元素，對讀者傳達稻田的生態運作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感悟，讓讀者得以真正了解「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背後的強大寓意。需要特別舉出，在何乃健的稻田書寫中不僅討論了有關稻種的改良、蟲害的防治以及焚田的影響，而尚有其他有關稻田生態的主題如播種的轉換、工業化發展對稻田生態的影響以及人口老化和外流導致無人耕種的現象，這些書寫都具有深刻意義。本文僅就作者書寫較多的稻田主題及衡量其對現代的重要性，結合其前後期寫作策略轉變來進行討

---

<sup>64</sup> 何乃健：〈稻草還田好過燒田〉，《驚起一灘鷗鷺》，頁 62。

論，嘗試完整勾勒出稻田在何乃健散文中的演化過程，並揭示出蘊含在稻田書寫背後的信息。

閱讀何乃健散文，讀者仿佛能身歷其境，除了能接觸到有關田野的自然科學知識外，亦能發覺大自然的奧妙，對每個生命的構造和細微變化感到驚奇及讚歎。從七〇年代早期凝練的詩化語言加上莊周想象，第一篇〈收割陽光〉所呈現出的是何乃健對生命意義的探索。透過對稻穀個體生命構造的觀察，何乃健抒發了生命之美在於「有機的形體」來窺探「生的喜悅」。何乃健將其年少哲思集中在稻穀這顆小小生命體，以人稻合一——天人合一的形式，來表現其對生命的未知和思索所作的浪漫冥想。誠如鍾怡雯、陳大為在《馬華散文史讀本》所評價：「年輕的詩人何乃健非常專注於文字技藝的修煉，以及莊子（齊物）思想的轉化，但他並不急於哲理的傳達，故兩者得以相輔相成。」<sup>65</sup>換言之，何氏早期散文所表現的，是理性與感性兼具，文字與思想並重的書寫風格。到了九〇年代以後，經過佛學與科學的洗禮，何氏遂逐漸從稻穀放眼至整座桑田，由生態意識出發，及對稻田的關愛，揭示出人類與自然形成的衝突和矛盾——天人交戰的深刻訊息。何乃健進入後期的散文創作，其說理成分明顯轉濃，此後的散文俱以思想取勝，而文字技藝則趨向平淡，然這並不減何乃健散文的價值。

何乃健後期的散文，藉由經過科學驗證的生命經驗，從浩瀚佛海中找到互通，並結合兩者來進行說理；同時，亦從傳統中華文化中取經，採取中西調和的方式來對水稻進行詮釋，讓讀者能夠從歷史汲取經驗，更加重視稻田生態對人類發展的影響及重要性。而最

---

<sup>65</sup> 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卷一（臺北：萬卷樓，2007年），頁 161。

為重要的，是稻田書寫背後所展示的生命歷程，由瘠土到沃土的轉型，從稻穀到桑田的演化，綠色革命無疑帶領了農業的發展，但同時亦迎來更多挑戰：稻種的改良、蟲害的防治、焚田的影響等，這些問題均成為了未來農業發展應該繼續改進的方向，若人類故步自封，無法與時並進，最終影響最深的，始終還是人類下一代的發展。何乃健以其平生所學所見，付諸眾生，回饋讀者，此即何乃健散文的創作價值和存在意義。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田思、何乃健合著：《含淚為大地撫傷》，吉隆坡：千秋事業社，1999年。
2. 田思、傅承得編：《何乃健散文精選及賞析》，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4年。
3. 田思：《馬華文學中的環保意識》，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06年。
4. 何乃健、秦林合著：《逆風的向陽花》，吉隆坡：雨林小站，1997年。
5. 何乃健、秦林合著：《驚起一灘鷗鷺》，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1年。
6. 何乃健：《那年的草色》，吉打：棕櫚出版社，1976年。
7. 何乃健：《淅瀝的簷雨》，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0年。
8. 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3年。
9. 何乃健：《透視農學奧秘：農學百問 2》，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4年。
10. 何乃健：《稻花香裡說豐年》，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4年。
11. 何乃健：《窺探大自然》，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08年。
12. 何乃健：《禪在蟬聲裡》，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8年。

13. 何乃健：《讓生命舒展如樹》，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07年。
14. 郭蓮花〈何乃健佛教小品中自然的法語圖象〉，許文榮主編：《回首八十載、走向新世紀：九九馬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1年，頁271-284。
15. 陳大為〈馬華散文的跨領域思考與多元文類滲透，1967-1975〉，陳思和、許文榮主編：《馬華文學·第三文化空間》，霹靂：馬來亞大學中協出版，2014年，頁113-142。
16. 傅承得編：《催綠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評析》，雪蘭莪：大將出版社，2013年。
17. 楊植民編：《農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二、期刊論文

1. 杜忠全：〈在耕作水稻與耕耘文藝之間——何乃健談回歸寫作的因緣〉，《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2007年6月26日）。
2. 杜忠全：〈耕作農田與耕耘心田——何乃健談佛教散文創作〉，《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2007年7月3日）。
3. 孫彥莊：〈何乃健生態散文：科學與文學的自然結合〉，《馬大華人文學與文化學刊》，第2卷第1期（2014年），頁43-50。
4. 郭蓮花：〈何乃健作品中的道與禪〉，《南方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2010年），頁89-98。

